

子羔及其經學蠡測

林穎政^{*}

摘要

孔子弟子子羔歷來很少在學術論文中被拿出來進行討論，深究其緣故皆導因於子羔其人的文獻資料缺乏所致。但隨著《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的問世，似乎對這位親自受業於孔子的「先進」弟子，提供了更進一步的考古文獻資料，而本篇論文即在以《上博楚簡》中有關子羔的相關文獻，並參酌相關古籍，進而試圖對子羔其人及其學術成就作出一番梳理工作，使得這名被孔子直說「愚」的早期門生面貌，可以藉由此篇論文略窺一二，亦可對現今已在熱烈討論的《戰國楚竹書》中關於子羔的部份提供一些個人淺見。

關鍵詞：子羔、禮學、詩學、春秋學、《上博楚簡》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碩士生三年級。

子羔及其經學蠡測

林穎政

壹、前言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引孔子言其弟子：「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此七十七人¹之列，子羔當然是其中之一。而《論語·先進》篇云：「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²孔子歷數四位高門弟子的資質缺失處，其中「柴」即高柴，也就是子羔，被孔子直接說「柴也愚」，綜觀《論語》全書，直接與子羔個人相關者唯有此處³，至於他書有提到子羔的言行部分，相關的古籍有《左傳》、《禮記》、《韓非子》、《大戴禮記》、《史記》、《孔子家語》、《說苑》、《論衡》，《孔叢子》但資料重覆性很高，故而相關文獻記載也可以說不是太多，所以歷來對子羔其人的學術研究可以說不是很熱絡，考證其行事者，如清·崔述《洙泗考信餘錄》、今人錢穆先生《孔子弟子通考》之類，敘述其志行者，如今人蔡仁厚先生《孔門弟子志行考述》之類，此外相關論文有日本學者諸橋轍次〈論語弟子考〉發表於孔孟月刊。而自從 2001 年《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的出版，前輩們所未見之新出土文獻對於子羔的資料又增益了不少，於此熱烈討論之際似乎應有一些相關討論來填補這一位孔門弟子的部份學術空白才是。

雖然子羔在《論語》中只有「柴也愚」、及「子路使子羔為費宰」蓼蓼二事，但其言行亦可於諸多古籍中考見（詳前），更遑論近世《戰國楚

¹ 《孟子》書「七十子」，司馬遷《孔子世家》又言「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韓非子》言「服役者七十人」，《呂氏春秋》言「達徒七十人」等等，其數不盡相同。

²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師也辟，參也魯，柴也愚，由也喭。」其順序與《論語》不同。

³ 另一處間接言及，也是在《論語·先進》篇，即「子路使子羔為費宰」一事。

竹書》的出土，故而其學術成就不可一概忽視，雖然部分古籍有偽造託古之可能性存在，為亦秉持學術多方求證，多聞闕疑，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之精神，亦可以諸多片斷之文獻求得部份之「真」，但若因此因噎廢食，而予以摒棄不論，似乎甚為可惜，故本論文藉此以考訂子羔與《六經》之關係，亦有助於明瞭子羔對經學所持之主張為何及其學術的傾向，此一研究目的即本論文之重要前提。

而有關子羔之資料，不少古籍都有語及，若依照其時代先後粗分，約略可分為四類：

（一） 先秦著作：《論語》、《左傳》、《韓非子》、《禮記》、《大戴禮記》等。此等資料因其時代接近，故可信度較高，其中又以儒家典籍較可信，而非儒家典籍所記，或別有所據，自不可全然偏廢。

（二） 成於西漢之作：司馬遷《史記》、劉向《說苑》等。大多是拼湊先秦諸書所成，資料重複性頗高，但亦有超出先秦著作之記載者，故參考價值亦頗高。

（三） 成於東漢以後之作：王肅《孔子家語》、王充《論衡》、孔鮒《孔叢子》。此等資料乃是拼湊前書，而加以一己之見，其中又有不同於前面二項之資料，但所依據之資料不明，如《孔子家語》之類，若全然將其定位為偽書，似乎存在著討論空間，故而亦有參酌之價值存在，實難盡廢⁴。

（四） 地下新出土資料：即 1994 年春，香港古玩市場出現之戰國楚簡，後經上海博物館多方收購，終於搶救了這批竹簡，之後於 2001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陸續出版，定名為《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此批資料在

⁴ 另外如《世本》、《鹽鐵論》、《易林》、《漢書》、《白虎通》、《古微書》、《風俗通義》、《中論》、《宋書》、《金樓子》、《北魏張猛龍碑》、《顏氏家訓》等書，所記子羔事多為前三類著作中之零碎片段，或於文中言其名，或在行文中言其事，對於子羔生平事蹟多屬無關緊要之重複性資料，故而列於註釋。

時間上接近於第一類著作，約在戰國晚期，故而價值實高於第二類著作，甚至第一類著作之上⁵。以上四類所列之書籍乃本文所依據之研究文獻，故先將其性質及時代予以先行分類，以分別其依據的可信程度為何。

由以上所列之書，可以想見記載子羔言之書紛雜散亂，故本論文乃就各書中有關子羔的資料進行蒐集、歸納以利進行分析，並就各書所展現之資料與本論文題目之相關程度作出排列，先論子羔其人再論其學術，依照其學術傾向，而以「禮、詩、春秋」之順序進行討論，最後將上述所得之結果作成結論，此即本論文之研究程序及方法，以上茲為簡要說明。

貳、子羔其人

子羔，姓高名柴，子羔⁶乃是其字，衛國人⁷，《禮記》稱他為子臯，《左傳》稱季羔，此「季」字或許顯示他在兄弟間排行最少⁸的緣故，少於孔子三十歲⁹，周景王二十四（西元前五二一年）年生，與顏淵同年，

⁵ 第四類新出土文獻對於檢驗前三類古籍間引證、旁證、互證的功能上有著重要地位，此也正是王國維先生在《古史新証》一書中所提出之「二重証據法」。

⁶ 《論語》作「子羔」或「柴」；《左傳》作「子羔」、「季羔」、「柴」；《禮記》作「高子臯」、「季子臯」、「子臯」、「子羔」；《韓非子》作「子臯」；《孔子家語》作「子羔」、「季羔」；《說苑》作「子羔」其實皆一也。

⁷ 宋·裴駰《史記集解》引鄭玄之說，認為他是衛人，魏·王肅《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則說他是齊人，且為齊國高氏之別族，後世注家多謂其乃齊高傒十代孫，如明·夏洪基《孔子弟子傳略》、佚名《孔門儒教列傳》、清·沈德涓《聖門志考略》皆主此說。唐·孔穎達《禮記正義·檀弓上》，頁129云：「案史記孔子弟子傳，高柴，鄭人。」又《檀弓下》，頁192云：「案史記仲尼弟子傳云，高柴，字子臯，少孔子三十歲，鄭人也。」經查今本《史記》原文只云：「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不云「鄭人」之說，但孔穎達二次引用《史記》云：「高柴，鄭人也」的說法，是乎有其資料依據，否則何以兩次皆引用「鄭人」之說，故今本《史記》和唐代孔穎達所見之《史記》版本有所不同。故子羔其國籍有三（衛、齊、鄭），未詳其是，姑從鄭玄最早提出衛人之說，但經查衛、鄭皆無高氏之族，王肅「齊國高氏之別族」說法或有所據。

⁸ 「伯、仲、叔、季」又可稱「孟、仲、叔、季」，男女各自排行，不相混淆。「伯（孟）」於兄弟排行最大，「季」則排行最小，「季」又可稱「少」。

⁹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說他「少孔子三十歲」，《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謂其「少孔子四十歲」，當以「少孔子三十歲」為確，錢穆先生《孔子弟子通考》亦主此說，日本學者諸橋轍次於《論語弟子考第二十七·子羔》認為若少孔子四十歲則子路推薦子羔為費宰時，子羔才十五歲，以此年紀當任邑宰，似乎可能信不大，見《孔孟月刊》第四卷第三期22頁。

比子貢大一歲，卒年不詳¹⁰，是孔子早期的學生，屬於「先進」之列，其先祖最早自魯文公時期即仕於魯國¹¹，而生平事蹟大多見於第一類先秦著作中。高柴乃是漢永平年間入祀孔廟，唐開元年間追封為共城伯，宋大中祥符加封為共城侯，明嘉靖改稱先賢高子。〈仲尼弟子列傳〉說他「長不盈五尺」，可見並不高大，而王肅《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則說他「長不過六尺」，又說他「狀貌甚惡」，後者所據可能是受到身材矮小所引發之聯想，《家語》又說他「為人篤孝而有法正」，可見子羔不只是一位孝子¹²，而且在擔任人民父母官或獄官期間，執行法律處處依循正道而行，故而孔子才會稱讚他「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¹³。

但孔子又在《論語》中直言子羔「愚」，魏·何晏《論語集解》對「柴也愚」之「愚」解釋成「愚直之愚」，其實何晏此解是以《論語·陽貨》篇：「古之愚也直」來作此字的注釋，但我們來看孔子在歷數四位弟子時所說的「愚、魯、辟、彥」其實是傾向於弟子們的個人負面資質上的缺失論說，而何晏用「愚直之愚」來作解，其實就意義上來說，已將「直」的意義內化進「愚」字中¹⁴，反倒顯示出此「愚」字是有其另一層的正面意義，但我們也不能說何晏此解有何錯誤，甚至可以說此解有其高明及文獻依據存在，因為何晏是以孔子自己說過的話「古之愚也直」來解「柴也愚」之「愚」字，此解一出，當然獲得了歷代注釋家的認可，但在「愚、魯、辟、彥」的相互比較意義上，其實孔子著重的部份，可能

¹⁰ 魯哀公十五年，衛蒯聵之亂，子羔去衛事魯，時年四十二，而魯哀公十七年子羔亦隨魯哀公會齊侯盟於蒙，故可知其卒年當在四十四歲之後。子羔的墓與祠據《儒藏·史部·孔孟史志》收入清·宋際、宋慶長《闕里廣誌》卷八，頁103：「高柴墓有四，一在兗州府沂州西南（一百三十里）故蘭陵城北、一在開封府太康縣西北、一在兗州府東阿縣清水河寺西（張秋鎮荆門之陽）、一在陽穀縣」。子羔祠，據《山東通志·卷三十五·疆域志第三·古蹟二》，頁1393：「一在濟寧州東二十里高廟村，明洪武間建一在寧陽縣治前街東，國朝康熙二十七年移建東關外」。

¹¹ 《禮記·雜記下》，頁753下：「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

¹² 《禮記·檀弓上》，頁129上言「高子皋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第六十》卷六，頁110亦言「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高柴執親之喪則難能也」。

¹³ 《孔子家語·致思第八》卷二，頁18上。

¹⁴ 其實不將「直」字意義內化進「愚」字，並不妨礙子羔擁有「直」的本質，但愚是愚，直是直，不可以愚之人皆為直，故孔子言「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許」已是將其二分，不相混淆。

就不可將「直」字直接內化進「愚」字之中，而是針對「愚」字本義上單獨論說，故此「愚」字傾向於單純的「愚笨」來理解，而在《論語》全書中的「愚」字，其實也不乏單純指愚笨之義¹⁵，也就是說子羔在孔子眼中，和其他學生相比並不是一位非常聰明的學生。

其實孔子門生中有所謂四科十哲¹⁶存在，皆是聰明睿智之輩，但不可排斥的七十子之徒總有一些學生是屬於不能觸類旁通、舉一反三的，子羔或許就是其中之一，所以《論語》一書中，腦袋靈活、言辭犀利、能舉一反三的子貢佔了很大的版面，而智不英發的子羔，在師門的輩分中雖然是屬於孔子早期弟子，但在《論語》全書中不見有任何隻言片語的直接記載，其原因或許就是受到這類先天因素的侷限¹⁷而木訥寡言¹⁸。然而先天智慧無法改變，但後天的教化卻可以彌補先天不足的地方，所以在孔子「有教無類」¹⁹的教學理念中，也從來沒有放棄這類學生過，雖然子羔應該還沒有到需要接受「特殊教育」的地步，但孔子早期門生中受業身通、精通六藝、擁有異能的資優生比例太高了，如冉有、子貢、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原憲、公西華等等，故而子羔在孔門弟子之間就顯得黯淡無光。

¹⁵ 《論語》一書關於「愚」字有下列篇章。《論語·為政》，頁17下：「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論語·公冶長》，頁45下：「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論語·陽貨》，頁154下：「唯上知與下愚不移」；《論語·陽貨》，頁155下：「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論語·陽貨》，頁157上：「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¹⁶ 《論語·先進》，頁96上：「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¹⁷ 清·崔述《洙泗考信錄·餘錄》卷之二，頁37云：「按論語，子羔僅兩見而皆非美辭；然其事旁見於傳記者不一，其言亦有足多者；蓋子羔年少，其仕魯在孔子卒後，是以不著錄於論語耳。」認為子羔因為年少，且於孔子卒後才仕魯，故而其言論不被收入《論語》一書，今人錢穆先生《先秦諸子繫年·孔子弟子通考·高柴》，頁90反駁其言曰：「子羔長於子貢，不得謂年少。論語載孔門諸弟子言行，自有詳略，亦不得以年少為說。」雖駁崔說，亦無說明不載於《論語》之理由。其實子羔早年學於孔子時，讀書不多，後天智力未開，而個性又寡言木訥，所以才被孔子說「愚」，後在聖人門下，孜孜不倦，濡沐學術六藝之中，又經出仕衛、魯歷程，智慧精進，惜因魯哀公十五年衛蒯聵之亂離開衛國返回魯國，故再仕魯時，孔子已卒，再也無可與孔子請益，而之後記孔子與其弟子言論入《論語》之人，又皆非和子羔有所師承的弟子（甚而子羔根本無弟子，《孔子詩論》有學者主張乃是子羔弟子或再傳弟子所記），故而子羔之言論或許因上述種種因素而不著於《論語》矣。

¹⁸ 從所有記載子羔言語的典籍中，子羔所說的話都非常的簡短，大多以四五個字為常，最長的一段話是31個字，出自《孔子家語·至思篇》，頁18上。

¹⁹ 《論語·衛靈公》，頁141下。

然而在一群先賢資優生中，被孔子說「愚」，這一「愚」字若以現今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 簡稱 IQ）的標準來說，我們又不可以單純只用「愚笨」一義就可以概括解釋的，因說話者（孔子）此語乃是具有相對比較程度的性質，也就是說孔子在下論斷時是拿子羔和其他門生相互比較後所下的評語，故而「愚」字如果使用「平凡的智力」來說解，似乎是比较說的過去的，也就是說子羔的智力是屬於一般人的程度，否則若真是「愚笨」而不明事理的話，那子路又怎麼會推荐子羔去擔任費宰呢？《論語·先進》篇云：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²⁰

子路要推薦子羔當費宰，但從孔子對子路的答覆看來，似乎認為子羔現在的能力還不足以勝任費宰一職，勉強出仕只會「賊夫人之子」，因為此時子羔年方二十四，年紀太輕，所以孔子認為應該多讀一點書才出仕對子羔適比較好的²¹，但子路卻以「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的巧辯來應答孔子，使得孔子不甚高興，其實此文也間接說明子羔之「愚」的可能因素之一，或許就是讀書不多的緣故所導致，若以這樣來理解，或許更適合子羔當時被孔子以「愚」評論的時空環境。以上不煩辭多地花一部分篇幅來說明「柴也愚」三字，乃因《論語》一書中，此段文字是唯一的直接資料，也是最可靠，更是出自孔子之口²²對於子羔的直接敘述，所以從以上所述，平心而論，子羔並非聰明絕頂如子貢之流，亦非愚昧無知之人，而只是一般的平凡人，但因其守禮嚴謹

²⁰ 《論語·先進》，頁 100 上。

²¹ 觀子路答孔子之言「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此文看來，孔子似乎有回答為何讓子羔擔任費宰是「賊夫人之子」，且尋繹前後文句，可以推測孔子是以子羔應該多讀一點書才出仕是較適合的。

²² 清·崔述《洙泗考信錄·餘錄卷之三·孔子弟子通考》，頁 27 言「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此章首因無「子曰」二字，故「未可據是遂斷以為聖人之言」，日本學者皆川愿《論語繹解》卷之六，頁 184 云：「此章品隲子羔、曾子、子張、子路四子者，非夫子不足為之，而如他人言之，則亦不足錄，蓋此上脫子曰二字也」，言之成理，信之可也。

²³、一絲不苟的生活態度，進而給人一種行為拘謹的刻板愚相，而有些人自恃有一點小聰明就常常自以為聰明，而不知學習，最後落入孔子所說「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²⁴的弊病之中，子羔正因為知道自己的不足之處，虛心接受孔子教導，雖然進步的程度不如其他同學，但仍持續不間斷地學習，最後亦使得孔子以「日躋」²⁵之言贊許，所以子羔實乃真正「大智若愚」之人，而其「愚」亦非常人之所能及，《左傳·哀公十五年》記載：

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賁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²⁶

此時子羔仕於衛，而子路為衛國執政孔悝的邑宰，剛好遇到衛國出亡在外的世子蒯聩回國與其子爭位之事，子路認為食人之祿就應該要有「臨難毋苟免」之精神，不應該臨難見棄，遂從容赴死，但子羔認為此事乃衛君父子爭國，自己又只是一個小小的士師（獄官），不聞衛國大政，實在沒有必要為此而犧牲生命，故極力勸阻子路，但擁有「暴虎馮河，死而無悔」²⁷性格的子路又豈是子羔勸的住的，故子路赴難而子羔遂獨自逃走郭門，其實從兩人的行為看來都是合於他們心中所堅持的「情、理」，所謂「人心之不同如其面」²⁸，兩人行為雖不同，但亦無須加諸是非之

²³ 《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第六十》卷六，頁110：「自見孔子，入戶未嘗越屨，往來過人不履影；開塾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

²⁴ 《論語·陽貨》，頁155下。

²⁵ 同前註23。

²⁶ 《左傳·哀公十五年》，頁1036下。此事之記載亦見于《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²⁷ 《論語·述而》，頁61上。

²⁸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頁689下。

判斷，而孔子就是因為知道兩位門生的個性和各自心中所遵行的情理，故而聽聞衛亂，遂言：「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可說知徒莫若師了。而子羔在勸阻子路不果後，遂逃走郭門之事見於《孔子家語·致思第八》：

季羔為衛之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于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刖者：「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矣，今吾在難，此正子之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后臣，欲臣之免也，臣知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²⁹

子羔逃走時遇到的守門之人竟然是之前當獄官時被自己判砍腳之刑的犯人，但此時守門之人不但不報復反而指引子羔逃跑，而子羔身逢大難亦不忘守「禮」，以「有缺」，「君子不踰」；「有竇」，「君子不隧」，不肯行非君子之事，等到「有室」，才進去避難，謹守「禮」之分際，也正因為子羔能行「不忍人之政」，不以好惡而濫刑，遂在危難時得守門之人伸出援手，而救了自己一命，也因此孔子稱讚子羔「善哉為吏」，由此事亦可反向證明子羔絕非如前文給人感覺懦弱怕死，留子路獨自赴難，而自己卻苟且偷生之徒，如果真是「臨難」而「苟免」，又何必在乎「君子不踰」、「君子不隧」呢，此正是子羔不同於一般人之處³⁰，乃是一守禮不踰的

²⁹ 《孔子家語·致思第八》卷二，頁18上。劉向《說苑·至公》所記此事與此大致相同，獨《韓非子·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言「孔子相衛，弟子子皋為獄吏」，孔子早在魯哀公十一年即去衛返魯，根本不在衛國境內，《韓非子》所言不可信。

³⁰ 但也因為這樣的不知變通，遂給人一種愚相。《朱子語類·卷三十九·論語二十一·先進上·柴也愚章》，頁1017言：『用之問高子羔不竇不徑事。曰：「怕聖人須不如此。如不徑不竇，只說安平無事時節。若當有寇賊患難，如何專守此以殘其軀，此柴之所以為愚。聖人「微服而過宋」。微服，是著那下賤人衣服。觀這意如此，只守不徑不竇之說不得。如途中萬一遇大盜賊，也須走避，那時如何要不由小徑去得！然子羔也是守得定。若更學到變通處，儘好，止緣他學有未盡處。』認為子羔的行

君子，亦可明子羔對於禮學並非坐而不行的理論者，而是身體力行的實踐派，此段之論說亦可補充下文子羔之禮學部分。由一些說明與分析，應該可以使我們對於子羔其人及其個性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以下介紹子羔的經學成就。

參、子羔之經學

《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³¹，六藝即《詩》、《書》、《禮》、《樂》、《易》、《春秋》，而子羔身為孔子早期弟子，當然對於六藝之學想當然必有所受，雖然《論語》一書中並無子羔修習六藝之明證，且子羔亦無專著傳世，但其他典籍均有子羔言行的相關記載，且近世《戰國楚竹書》的問世，對於子羔的資料更增益不少，然以上文獻其中不免有傳會浮誇、向壁虛造或論斷未定之處，但若以此來「一言以蔽之」³²認為以上資料皆不可信，也可謂以小害大、以偏概全，為亦秉持多方互證之精神，亦可得部份真相矣，故而希望藉著這些零星片斷之資料考論子羔與六藝之關係，或可為子羔之經學理出稍許頭緒，而有助於明瞭子羔對經學之主張，甚至於推論出其所以如此主張之理由，以下就子羔和六經關係程度的深淺排列之。

一、子羔之禮學

在子羔傳世的文獻中，有關於禮學的部分可以說是最多的，大多記載於《禮記》一書中，《禮記·檀弓上》云：

高子皋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³³

為雖是不知通權達變，但亦許其「守得定」，其實也正是這一份「臨難毋苟免」、「守得定」的工夫，讓孔子「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的說法亦得到認同，故何晏取「愚直之愚」來解釋子羔之愚，想必亦受此事影響。

³¹ 《史記·孔子世家》，頁 743 下。

³² 《論語·為政》，頁 16 上。

³³ 《禮記·檀弓上》，頁 129 上。

子羔在為父母親守喪時，眼淚流了三年未嘗出現任何笑容，故而有君子認為這是非常難得的。在春秋時代為父母守喪三年雖是喪禮的定制，但其實已徒具形式，不形成任何約束力，所以〈陽貨〉篇言宰我問孔子說「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³⁴認為三年之喪太久了，服喪一年也就夠了，卻被孔子以「不仁」批評。而子羔為父母親不只服喪三年，更難能可貴的是「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這份出自內心的悲傷和真誠，可以說就是孔子所說「喪，與其易也，寧戚」³⁵的精神寫照，所以子羔對於禮的自我要求可以說是很嚴格奉行的實踐派。另外〈檀弓下〉又記載子羔葬妻的故事：

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皋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³⁶

子羔葬妻，卻不小心踐踏了別人田裡的莊稼，申祥就請子羔賠償別人的損失，但子羔認為，孟氏並不以這件事情責怪我，朋友也沒有因為這樣而離棄我，所以身為主管這裡的邑宰，如果我用錢買下道路來出葬，那麼這裡的人以後將很難繼續維持下去。俗語說「事有輕重緩急」，而禮當然也有「輕重緩急」，就事而言，子羔因葬妻而不小心犯人之禾，所犯者必定小，而被犯禾之主人，也因損失微不足道且子羔乃因葬妻而不小心犯之，所以就算知道也不會對子羔追究，所以就事而言可謂「輕、緩」；而就禮而言，因犯人之禾遂買道來葬妻，不只不倫不類，對於地方上的人民來說，無異形成一種陋規，將無助民生，所以子羔所執守的乃禮之「重、急」，我們甚至可以說，子羔沒有聽從申祥的意見買道葬妻，當然子羔有他的理由，而且也是因為主人沒有跟他要賠償，所以如果主人真

³⁴ 《論語·陽貨》，頁 157 下。

³⁵ 《論語·八佾》，頁 26 上。

³⁶ 《禮記·檀弓下》，頁 192 下。

的要跟子羔要犯禾的賠償，子羔會拒絕理賠嗎，而鄭玄卻說子羔這一行爲是「恃寵虐民」³⁷，似乎有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真的是太冤枉子羔了，可以說子羔的行爲是不以小節而害大義。而子羔不僅自己守禮，更能感化大眾，以他爲榜樣，《禮記·檀弓上》云：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臯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³⁸

子蒲去世，有人在哭泣時直接呼喊子蒲的名「滅」，子羔聽見了就說：怎麼這樣粗野不懂禮呀，哭者聽見後馬上就改正了。因爲人死之後哭泣是爲了表示對死者的哀悼與敬意，所以不應該直接稱呼死者的名，這樣是不尊重死者的行爲，子羔當然是因爲知道喪禮的規定，所以才會糾正這樣不合禮的行爲。而《禮記·檀弓下》也有記載：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臯為之衰。」³⁹

說明成邑這個地方有個人死了兄長，做弟弟的卻不替兄長服齊衰之喪，後來聽說子羔要來成邑做邑宰，馬上就服了齊衰之禮。我們從這裡也可以間接看到子羔必定是一個極注重「禮」的人，雖然成人對於弟弟聽說因爲子羔要來當邑宰才去服齊衰，給予「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⁴⁰的批評，但也可以看見子羔守「禮」的名聲，可謂遠近馳名了。而《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第六十》記載衛將軍文子問子貢關於孔門七十餘子，誰可稱賢人，以下乃子貢答自己對高柴（子羔）的所見所聞：

自見孔子，入戶未嘗越屨，往來過人不履影；開蟄不殺，方長不

³⁷ 同前註。

³⁸ 《禮記·檀弓上》，頁 148 上。

³⁹ 《禮記·檀弓下》，頁 201 上。

⁴⁰ 孔穎達《禮記正義》，頁 201 上：「蠶則須匡以貯繭，而今無匡，蟹背有匡，匡自著蟹，則非爲蠶設；蜂冠無綏，而蟬口有綏，綏自著蟬，非爲蜂設。亦如成人兄死，初不作衰，後畏於子臯，方爲制服。服是子臯爲之，非爲兄施。亦如蟹匡蟬綏，各不關於蠶蜂也」。

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高柴執親之喪則難能也，開蟄不殺則天道⁴¹也，方長不折則恕也，恕則仁也；湯恭以恕，是以日躋也。』⁴²

「自見孔子，入戶未嘗越屨」，可以想見乃孔子所教授之禮節，而子羔終生奉行不渝，此乃《禮記·曲禮上》所說「毋踐屨」⁴³之義。而人的影子映照地上，子羔不忍踐踏（往來過人不履影）；冬天蟄伏之蟲剛甦醒，子羔不忍殺害（開蟄不殺）；春天時花草樹木發芽，子羔不忍攀折（方長不折），這「不忍」之心就是「天道、恕、仁」，就像孟子所說：「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⁴⁴之義，雖然孔子批評子羔以「愚」，但也相信子羔一直懷抱著這樣不忍的「仁心」，一定會道德「日躋也」（一天比一天往上提升）。而子羔雖守禮如儀，尤其對喪禮更是注重的情況下還是免不了有出錯的地方，如《禮記·雜記上》記載：

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衽為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⁴⁵

敘述子羔小斂時所穿的衣服不合禮制，而被曾子批評是穿了婦人才穿的衣服，雖然穿錯了禮服，但孔子讚許子羔的「仁心」，讚許他執親之喪的「難能」皆是對其內在的真誠不欺而言，所以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⁴⁶、「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⁴⁷，都是對「禮」的內在形式更勝於外在儀文來論說。

而《孔子家語·廟制》也記載了「衛將軍文子將立三軍之廟於其家」

⁴¹ 《孔子家語·弟子行》云「人道」。

⁴² 《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第六十》卷六，頁110。

⁴³ 《禮記·曲禮上》，頁31下。

⁴⁴ 《孟子·盡心下》，頁260上。

⁴⁵ 《禮記·雜記上》，頁725下。

⁴⁶ 《論語·八佾》，頁26上。

⁴⁷ 《論語·陽貨》，頁156下。

⁴⁸，就叫子羔去問孔子，孔子就答以「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批評文子之舉不合乎古禮，而子羔接著又問「尊卑上下立廟之制」如何？孔子則詳細地爲子羔說明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立廟的禮制爲何，更爲其論說四代帝王、禘、郊、祖、宗之禮，茲引下半部：

凡四代帝王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應為太祖者，則其廟不毀，不及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矣。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

而子羔接下來又問了一段關於祭典所說的話，茲引：

子羔問曰：「祭典云：『昔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乃異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其廟可也。』若有虞宗堯，夏祖顓頊，皆異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廟乎？」孔子曰：「善，如汝所聞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殊代，亦可以無疑矣。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憩。』周人之於邵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況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焉。」⁴⁹

由以上子羔所引〈祭典〉一書，正契合《禮記·祭法》所載：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⁵⁰

⁴⁸ 《孔子家語·廟制》卷八，頁 86 下。

⁴⁹ 同註 48，頁 87 下。

⁵⁰ 《禮記·祭法第二十三》，頁 796 上。

雖然《孔子家語》中子羔所引〈祭典〉只有論及祖、宗，但經過比對〈祭典〉與〈祭法〉中的「祖、宗」之制，亦可確定兩者根據來源相同，且禘、郊問題，其實子羔在「凡四代帝王之所謂郊者……其所謂禘者」時已經和孔子討論過，所以兩者討論皆是圍繞「禘、郊、祖、宗」之禮而展開，而《國語·魯語》展禽論祭爰居非政之宜一段，亦有雷同，茲引：

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⁵¹

由以上所引《孔子家語·廟制》、《禮記·祭法》、《國語·魯語》三文所云禘、郊、祖、宗之禮，可以說明幾點，其一，《孔子家語》中子羔所說祭典即《禮記》所說〈祭法〉。其二，此〈祭典〉或〈祭法〉早在春秋時期前即已存在。其三，《國語·魯語》所引展禽之話，或許亦可將〈祭典〉或〈祭法〉推到春秋以前的西周時期亦不為過。

而之後在看過《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後，發現其中的〈子羔〉篇的內容似乎和《孔子家語·廟制》、《禮記·祭法》、《國語·魯語》有所相通之處，茲引如下：

子羔

……以有虞氏之樂正，之子也。子羔曰：「何故以得為帝？」孔子曰：「昔者而？世也，善與善相受也，古能治天下，平萬邦，使無有、少大、肥磽，使皆……？伊堯之德則甚溫？」孔子曰：「鈐也，舜來於童土之田，則……之童土之黎民也。」孔子

⁵¹ 章炳麟先生在〈大夫五祀三祀辨〉一文中認為《禮記·祭法》制度與《楚辭·九歌》相合，故而推論〈祭法〉所言乃楚國儒者據楚國風俗並加上《國語·魯語》展禽所述而歸納集成篇，此一說法雖還值得商榷，但《戰國楚竹書》中〈三王之作〉的問世，似乎對此問題提供了一些資料，然而〈子羔〉篇的前文「…以有虞氏之樂正」到後文「天子事之…」一直接到〈孔子詩論〉前文「…行此者，其有不王乎？」尚有許多簡文目前都還未整理出來，雖如此，但此一資料直接出自楚地，因而章氏此說法值得後續注意。

曰……吾聞夫舜其幼也，每以□封其言……或以 而遠。堯之取舜也，從諸卉茅之中，與之言禮，悅□……得其社稷百姓而奉守之。堯見舜之德賢，故讓之。」子羔曰：「堯之得舜也，舜之德則誠善……亦 。先王之遊，道不奉 ，王則亦不大 。」孔子曰：「舜其可謂受命之民矣，舜，人子也…… 而和，故夫舜之德其誠賢矣，播諸畎畝之中，而使君天下而僞。」子羔曰：「如舜在今之世則何若？」孔子曰……子羔問於孔子曰：「?王者之作也，皆人子也，而其父賤而不足僞也歟? 亦成天子也歟？」孔子曰：「善，爾問之也舊矣。其莫……生而劃於背而生，生而能言，是禹也。契之母，有娥氏之女……也，觀於伊而得之 ?也。遊於瑤臺之上，有 銜卵而錯諸其前，取而吞之，……欽，是契也。后稷之母，有邠氏之女也，遊於串咎之內，終見笑?而薦之，乃見人武，履以祈禱曰：『帝之武尚吏……是后稷之母也。?王者之作也如是。子羔曰：然則?王者孰為……□?天子事之。⁵²

上述所引乃孔子和子羔談論「三王之作」的記載，論及堯、舜、禹三王的興起和之所以能得到天下的原因，而此一「三王之作」記載實在無法令人不聯想到和《孔子家語·廟制》、《禮記·祭法》及《國語·魯語》之聯繫，如果再加以比較其談論內容的異同性，雖然〈子羔〉篇並沒有明確提出禘、郊、祖、宗的問題，但或許可以理解〈子羔〉篇的內容和《孔子家語·廟制》篇所記皆是同一件事，即記載子羔向孔子問有關禘、郊、祖、宗的命題，而諸本所記或簡或繁，而有所區別。甚且我們可以從〈子羔〉篇和《孔子家語·廟制》篇的內容尋得一些線索，二文在談論遠古帝王之所以能得天下以及能受後人祭祀的原因時，皆透露出「德」的問題，〈子羔〉篇說「善與善相受也」、「伊堯之德則甚溫」、「堯見舜之德賢，故讓之」、「堯之得舜也，舜之德則誠善」，《孔子家語·廟制》篇說「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此四祖四宗，

⁵² 上述所引〈三王之作〉可參閱季旭昇先生所著《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讀本》臺北：萬卷樓，民93年，及馬承源先生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而本文所引偏重內容，故不分簡文順序，茲為說明。

或乃異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其廟可也。』若有虞宗堯，夏祖顓頊，皆異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廟乎？」孔子曰：「善，如汝所聞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殊代，亦可以無疑矣。……況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焉。」似乎可以發現這二種文獻所載之內容及談論的母題上，具有某種程度上之雷同，故而《戰國楚竹書》中關於子羔和孔子談論「三王之作」的內容和王肅《孔子家語·廟制》及《禮記·祭法》三者所根據之源流似乎是有所關聯才是⁵³，不可等而視之。若四者出自同一源流，由此也進一步說明了子羔是熟讀禮書的，故而有向孔子問禮之記載流傳於上述古籍中。綜合以上說明，可以看見子羔對於《禮》方面的學習展現了濃厚的興趣，甚至可能是春秋以後傳孔子《禮》學的一脈。

二、子羔之詩學

春秋時期諸侯、卿大夫之間的交際場合常常引《詩》來做一種己意的引申，孔子認為「不學《詩》，無以言」⁵⁴，又認為學《詩》在政治上可以「授之以政」⁵⁵、「使於四方」⁵⁶，兼可達到「興、觀、群、怨」⁵⁷等教化的目的，故而《詩》的學習可以說是春秋時代每一位讀書人都必須誦讀的，而子羔曾經仕宦於魯、衛，若無受過《詩》的教習，又何以有此能力擔任費、郈、成及武城宰呢，但關於子羔修習《詩》的記載及引用《詩》的例子不見於傳世古籍，故而子羔有關於《詩》的學習方面，以近出土的《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為主，根據最初的整理者李零先生認為《孔子詩論》其實是《子羔》篇的一部份，而且根據《孔子詩論》中有記載魯哀公同子羔一起向事主請益的文字，據此判斷事主就是孔子無疑⁵⁸，且甚而有學者主張《孔子詩論》的作者即是子羔本人，但大部

⁵³ 廖名春先生亦認為《孔子家語·廟制》和《上博簡·子羔》存在著關聯，參見《出土簡帛叢考·上博《詩論》簡的作者和作年》，頁19。

⁵⁴ 《論語·季氏》，頁150上。

⁵⁵ 《論語·子路》，頁116上。

⁵⁶ 同前註。

⁵⁷ 《論語·陽貨》，頁156上。

⁵⁸ 大陸學者李零、濮茅左、朱淵清皆認為「卜子」即「孔子」，而朱淵清據《集韻》、

分的學者比較傾向於《孔子詩論》乃是子羔一派的弟子或再傳弟子所記子羔和孔子之間的對答資料⁵⁹。

另外可以一提的，在前面說過的《孔子家語·廟制》一文中，孔子對子羔說明的最後部份，曾引《詩經·甘棠》篇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憩。』來說明「周人之於邵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況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焉。」的道理，此文也和《孔子詩論》中所說「吾以〈甘棠〉得宗廟之敬，民性固然。甚貴其人，必敬其位。悅其人，必好其所爲，惡其人者亦然。」一段恰恰好形成對照⁶⁰，都是宗廟與〈甘棠〉之詩兩者之間的相互詮解，如果我們從上博簡《子羔》篇論「三王之作」聯繫到《詩論》的孔子論〈甘棠〉詩，再與《孔子家語·廟制》篇中孔子由「四祖四宗」論到〈甘棠〉一詩，其中的巧合與聯繫程度或許對於《孔子詩論》的作者，傳《孔子詩論》之人及簡文中向孔子問詩爲何人等諸多問題就有必要審慎檢視，雖還無確切證據證明就是子羔或是其後學，但實有必要將《孔子詩論》中與孔子論詩的作者問題，以子羔爲當然考慮人選之一⁶¹，而此一說明或許也有需要對於王肅《孔子家語》的偽書定位必須重新加以檢視。總而言之，如果孔子不曾教授《詩》於子羔（最起碼是〈甘棠〉一詩），而子羔亦不曾修習過《詩》，那子羔想當然爾就聽不懂孔子所引之《詩》的意義何在了，此一資料亦說明子羔應該是跟孔子學習過《詩》的，而春秋之後，子羔是否傳孔子

《古文四聲韻》、《隸辨》、《尚書隸古定》諸書論斷「子曰」前必是「孔」字，最爲有力，且根據《左傳》哀公十七年記載「（魯哀公）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一事看來，也證明子羔（高柴）事魯哀公當在此年之前，而《孔子詩論》中有記載魯哀公同子羔一起向事主請益之事應在事魯哀公時前後之事。

⁵⁹ 廖名春先生〈上博《詩論》簡的作者和作年〉一文認爲：「上海博物館藏 29 支《詩論》簡，不能全歸諸孔子名下，既有孔子之說，也有孔子弟子之說；孔子這位解《詩》的弟子，很可能是子羔；傳孔子和子羔《詩》論的，是孔子弟子子羔以外的再傳弟子」。

⁶⁰ 王志平先生在〈《詩論》雜記〉一文中指出類似的句子亦見於王肅《孔子家語·好生》云：「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思其仁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與劉向《說苑·貴德》：「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

⁶¹ 據李零先生認爲〈三王之作〉、〈孔子詩論〉、〈魯邦大旱〉其實都是題名《子羔》篇的一部份，故而簡文的作者當然就不可能是子羔可以確定，而傳〈孔子詩論〉的人是不是後學追述子羔問詩於孔子之記載，這個可能性就相對較大。

《詩》學一脈，尚有待學界對《孔子詩論》的作者及問《詩》之人的身分完全確定後，才能下定論⁶²。

以上論述其實都存在著極大的討論空間而且諸多問題還未形成學術定見，不一定能明確肯定說出子羔和《詩論》是否直接存在著傳承關係，而上博簡的資料其實也還沒有完全公諸於世，學界目前也在熱烈討論中，目前也只能簡要地說到這裡，希望上博簡的後續處理工作能早日完成，或許不久的未來即能對子羔和《詩》的淵源提供更近一步且可靠的資料。

三、子羔之春秋學

孔子以六藝教學，《春秋》可以說是當時孔子教授學生的本國近代史，雖然子羔是孔子早期的學生，而孔子《春秋》絕筆於晚年，但其間子羔必受過《春秋》的前身—「魯史」的薰陶，《左傳》哀公十七年：

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鄆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

⁶² 廖名春先生〈上博《詩論》簡的作者和作年〉一文認為：「從子羔解《詩》的情況看，先秦儒家傳《詩》，孔子以下，是多元而並非單線，其中也有子羔一系。」很明顯地將子羔視為先秦時代傳孔子《詩》學的重要一脈之一。高華平先生：《上博簡〈孔子詩論〉的論詩特色及其作者問題》認為子羔即〈孔子詩論〉的作者與簡文中與孔子論詩之人，並進一步推論《孟子·告子下》所說「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將論《詩》的高子認為即子羔，認為子羔和孟子年代相近，故孟子所說「高叟」即子羔本人，且論《小弁》詩旨「怨」與《詩論》簡文「言讒人之害也」的主題相對接近，還由此推斷《毛詩·周頌·絲衣》小序中的高子也是子羔，認為子羔或許也曾序《詩》，此論述雖屬於推論性質，但基本上是可以列為一說且被當成未來檢驗的說法之一。而且我們如果更進一步去看《毛詩·周頌·絲衣》小序所說「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孔穎達疏云：「《絲衣》詩者，繹賓尸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祭宗廟之明日，又設祭事以尋繹昨日之祭，謂之繹。以賓事所祭之尸行之，得禮。」關於子羔的大部份言論於上文「子羔之禮學」可知大多見於《禮記》一書，且對於祭祀喪禮深有所得，故而孔穎達說「後人以高子言靈星尚有尸，宗廟之祭有尸必矣。故引高子之言以証賓尸之事」可以想見此一高子必是深於祭祀之禮的人，故而小序才會引用他的說法，而高子這一諳禮的背景其實也正好符合高柴（子羔）對於禮學的修養。

武伯曰：「然則彘⁶³也。」⁶⁴

魯哀公和齊平公盟於蒙，而魯大夫孟武伯為相，這時齊平公向魯哀公叩頭，而魯哀公卻只向齊平公彎腰作揖，結果引發齊國不滿，這時孟武伯說：「不是周天子，我們國君不知道要向誰叩頭」，就向子羔詢問：「諸侯盟，誰執牛耳？」，子羔回答：「鄆衍之役⁶⁵，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⁶⁶，衛石魋」⁶⁷，孟武伯說：「那麼就是我執牛耳了」。從這段對話中，我們可以想見子羔對當時歷史事件的關心和細心，如果是一個不知本國史，不關心時事的儒者，孟武伯又何必問他呢。

肆、結 論

綜合以上所述，子羔的成就主要表現在《禮》學方面，雖然無禮學的著作傳世，但卻是以一己之身，躬行實踐，且進而能「推己及人」，故而子羔在禮學方面的成就乃是一實踐主義派，而非一純粹理論家。至於其《春秋》學方面，因資料缺乏，也只能做此上述之間接引申，以明其史學修養。而關於《詩》經方面見於新出土文獻《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和《孔子家語·廟制》論〈甘棠〉詩部分，惟因學術界對《孔子詩論》的討論尚未終止，對戰國楚竹書之學術共識尚未凝聚，故以較審慎的態度看待之，若最後證明子羔和《孔子詩論》的關係，勢必能在子羔的經學成就上更添一筆，也靜待日後《上博楚簡》有更新的竹簡文字隸定出來。至於子羔在《易》、《書》、《樂》方面，古籍及新出土文獻中並無任何資料佐證，若勉強推論亦屬無根之草木，亦有違「多聞闕疑」之學術精神，至此，古籍中有關子羔的事蹟資料可說是吉光片羽，但如可搜討出其人及其學術的部分，亦足以達學術研究之目的矣。

⁶³ 《左傳》杜預注：「彘，武伯名也」，頁 1046 下。

⁶⁴ 同前註。

⁶⁵ 「鄆衍之役」發生在魯哀公七年。

⁶⁶ 「發陽之役」發生在魯哀公十二年。

⁶⁷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1711 頁言：『襄二十七年傳云：「且諸侯盟，小國必有尸盟者」，齊、魯相盟，齊大魯小，齊自為盟主，先歃血；魯國大夫則執牛耳，故武伯問高柴，誰當執牛耳。』認為諸侯盟會，大國先歃血，小國後執牛耳，以執牛耳乃小國之事。

參考文獻

一、專書

- 1.《論語注疏》台北：藝文，1957年。
- 2.《春秋左傳注疏》台北：藝文，1957年。
- 3.《禮記注疏》台北：藝文，1957年。
- 4.戴德：《大戴禮記》北京：中華，民74年。
- 5.《韓非子》台北：錦繡，民81年。
- 6.王肅：《孔子家語》台北：商務，民56年。
- 7.劉向：《說苑》台北：中華，民55年。
- 8.王充：《論衡》北京：中華，民74年。
- 9.孔鮒：《孔叢子》台北：中華，民55年。
- 10.崔述：《洙泗考信錄·餘錄》高雄：啓聖，民61年。
- 11.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高雄：麗文，1997年元月。
- 12.日·皆川愿：《論語繹解》台北：成文，民55年。
- 13.錢穆：《先秦諸子繫年》台北：東大，民75年。
- 14.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高雄：復文，1991年再版。
- 15.蔡仁厚：《孔門弟子志行考述》台北：商務，民58年。
- 16.李啓謙、王式倫編：《孔子弟子資料匯編》山東：山東友誼書社，1990年。
- 17.郭齊、李文澤主編：《儒藏》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5年。
- 18.仇德哉：《四書人物》台北：商務，民75年。
- 19.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 20.劉信芳：《孔子詩論述學》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2年。
- 21.季旭昇：《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讀本》臺北：萬卷樓，民93年。
- 22.廖名春：《出土簡帛叢考》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 23.丁四新：《楚地出土簡帛文獻思想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 24.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

25. 黃人二：《出土文獻論文集》台中：高文，民 94 年。
26. 黃人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研究》台中：高文，民 91 年。

二、期刊論文

1. 日·諸橋轍次〈論語弟子考〉（《孔孟月刊》第四卷第三期 22 頁）。
2. 俞志慧：〈竹書孔子詩論的論詩特點及其詩學史地位〉（《漢學研究》第 21 卷第 1 期）。
3. 高華平：《上博簡〈孔子詩論〉的論詩特色及其作者問題》（《華中師大學報》2002 第 5 期）。

三、簡帛研究網 <http://www.jianbo.org/>

1. 李學勤：《詩論》的體裁和作者。
2. 彭林：〈詩序、詩論辨〉。
1. 李零：上博楚簡校讀記（之一）——《子羔》篇「孔子詩論」部份。
2. 陳立：《孔子詩論》的作者與時代。
3. 濮茅左：《孔子詩論》簡序解析。
4. 王志平：〈《詩論》雜記〉。